

萧玉寒传奇作品系列

玄机侠女



何仙姑传奇

〔台湾〕萧玉寒

中国藏学出版社



2x075
1664
1
(台湾)萧玉寒武侠玄异小说系列

玄机侠女

何仙姑传奇

中国图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58 号

责任编辑:侯嘉宾

封面设计:焦成根

玄机侠女何仙姑传奇

(台湾)萧玉寒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四环东路 131 号

邮编:10010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胶印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270 千字 11.75 印张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7-80057-196-3/1·34

定价:9.30 元

398-456

108-1

11.0643

目 录

第一部 狮吼记

一、血煞大劫	唐宫遭殃	(1)
二、潜上狮峰	密谋策划	(29)
三、仙翁受困	身心迷陷	(61)
四、子仪被擒	元神相助	(73)
五、借龙导龙	逆转玄机	(91)

第二部 璇玑诀

一、隋亡唐兴	地脉相克	(125)
二、母狮龙脉	一贵一仙	(153)
三、九天秘笈	找到传人	(193)
四、天机血煞	露出征兆	(224)

第三部 玄机侠女

一、冒犯遭谴	逆转天机	(251)
二、武氏灭亡	唐李复兴	(278)
三、阴阳交汇	潜移默化	(307)
四、指点迷津	运数逆变	(334)

第一部 狮吼记

血煞大劫，唐宫遭殃

西岳华山莲花峰上，玄机侠女何兰花和葛仙翁葛洪，屹立于莲花峰绝巅，风劲摇石欲坠，两人却负手而立，极目远眺，神态悠然从容之极。俗语道“小心小心，水中月深，镜中觅花，西岳峰寻”，何兰花立于华山绝巅，竟可以静制静，傲视天地乾坤，单是这等功力，便可知在过去的十数年中，这一代玄机侠女，她的“玄机神功”已达通玄境界了。

极目远眺，但见壁立千仞，千峰竞秀。俯瞰峰下，秦川莽莽，渭、洛二水，如银围玉带，盘绕其间。

葛仙翁葛洪十数年来，依然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此际他目睹峰下胜景，却不以为然的嘻嘻一笑道，“我的玄机姑娘，你不惜以千里传音神功把葛老儿召来，难道是陪你游山玩水，观览胜景的吗？”

十数年前，何兰花初出道，妙点“增城挂绿”千古名荔，那时她还是一位娇野的小姑娘，如今却是一位亭亭玉立，星目灼灼，

俏而含威的“玄机姑娘”了。

十数年来，何兰花在民间艰苦历练，扶危救困，寻龙堪舆，占卜星相，历尽奇事，亦演尽妙事，她的“九天秘笈”绝学也因此更精进了，但十数年来，她并没有忘记她师傅九天玄女的训示，时刻留意那为祸天下的“天机血煞”之兆，以便导引其演行，进而促其逆转，以减轻天下苍生的艰难困苦。

这一段时间，葛仙翁葛洪自有他自己的奇遇，因为他在离开增城北上不久，便与何兰花分手了

直到三日前，葛洪耳际忽然传入一缕轻微而尖锐的声音道：“葛仙翁伯伯！欲知《天机血煞》之兆，速速赶上西岳莲花峰上来……嘻嘻嘻……你若不来，便错失目睹天机显示之良机啦！”

这声音轻微、尖锐，并不连贯，可知发声之人相距遥远，几达千里，而能于千里传音的，葛洪深知，除了九天玄女、李铁拐等先辈高人外，那身为“九天秘笈”传人的玄机侠女何兰花，只怕是唯一可以办到的人选了。

而且葛洪亦深知，“千里传音”之术是九天玄女所传，十数年来，何兰花无论遇上什么艰难困阻，也绝不会施展此术求救，任何的艰难都是她凭自己的本事去解决，如今忽发千里传音相召，由此可见，那“天机血煞”必已有所兆应，西岳华山之行是非去不可了！

幸而葛洪此时身距西岳华山不足五百里，这十数年来，他为了印证从何兰花身上窥探到的“地脉道”绝学，竟不惜千山万水、崇山峻岭奔走，以期有所发现，但到底有否发现，这便只有葛洪自己才知道了。

葛洪施展“分形神功”，不到半日便从五百里外的蜀川梵净山，掠上西岳华山莲花峰上来了。在莲花峰绝巅，葛洪果然见到一代玄机侠女何兰花的俏影正俏立于莲花峰绝巅形如莲花的巨

石之上，葛洪心中又奇又喜，便也掠到何兰花的身侧，学她的样子，极目远眺，入目的果然是莽莽秦川胜景，但仅此而已，并无异状，葛洪忍不住便问何兰花道。

何兰花一听，并没作声，然后微微一笑，忽地伸指，隔空向身边莲花巨石壁上划去，只见莲花巨石的石花瓣上，立刻现出一行指刻的字迹，说的是“华山苍苍，渭水泱泱，天生之风，山高水长。”

葛洪一见，不由又惊又奇，喃喃的道：“好一个隔空刻字神功……乖乖，葛老儿若要施展此功夫啊，只怕也不及你如此潇洒从容！但我的玄机姑娘，这一行刻字，到底是甚意思？”

何兰花含笑道：“这四句隐含二个字，葛伯伯可知是什么？”

葛洪再瞧一遍刻字，他亦是根基甚深之士，经何兰花略一提示，便即领悟道：“原来其中隐含“风水”二字，是吗？”

何兰花微笑道：“不错，既然是风水之石，风水之山，风水之峰，还怕那天机兆应不显示出来吗？”

何兰花话音未落，就在此时，西岳华山莲花峰西面天际，已突生异兆。

但见众星灼灼，环列而成一朱雀形，内有奇亮数星，分为五星及十五星。五大亮星之左右，又布列左、右两星群，十五亮星其中一颗特亮，艳光四射，其余十四星则环列四周，形如拱护。

此时但见五大亮星左右星群，忽地摇晃不定；十五亮星之中的光华，却忽然暴炽，直射五大亮星，五大亮星因而暗然失色，甚至急剧摇晃，大有欲坠之势，其状奇特而怪异之极。

葛洪虽知有异，但他的天机道绝学，到底仅得皮毛，哪及得上九天玄女的嫡传弟子？因此葛洪不得不向何兰花求教道：“哎，我的玄机姑娘，天际虽已现异兆，但葛老儿功力有限，委实难明究竟，能否解说一二，先解葛老儿之谜？”葛洪末了，犹如孩子似

的涎脸一笑，就如娃娃求糖果似的。

何兰花见葛洪的神态，不禁莞尔一笑，她此时才知道，师门的“九天秘笈”绝学，的确是独步天地乾坤的一大秘学，因为就连已成地仙之体的葛仙翁葛洪，他数百年的修为，竟不及一位年仅廿五的年轻女娃，单从这点，何兰花便深感“九天秘笈”绝学的珍贵了。

何兰花亦知葛洪乃此天机劫数中人，此等天机奥秘，大可向他坦白，便欣然点点头道：“葛伯伯，欲知异兆之秘，便须先判明异兆所产生之原因，因天象皆地上万物之感应也。”

葛洪一听，依言再仔细向产生异兆的天际仰观，他忽然悟道：“华山西面乃唐都长安，而生异兆的天际，则位于长安的南位，相对于唐都长安而言，所产生异兆的方位，不就是主人间帝王宫廷内外吉凶祸福的南宫朱雀星宿位？是否如此？我的玄机姑娘！”

何兰花含笑点头道：“不错，果然是主人间帝王吉凶祸福的南宫朱雀位也。其中五大亮星，即太微垣，主应帝王之本身；左右环列众星，为太微垣的藩屏护卫之臣；其中位于左者为左垣，其星分主上将、次将；位于右者为右垣，分主上相、次相；左右两垣皆为帝星太微垣之屏障护卫也。”

葛洪若有所思道：“然则太微垣，以及其左垣、右垣诸星皆摇晃不定，乃主何意？”

何兰花道：“此乃隐示帝王。左右将相大臣，皆心绪不宁，极欲思变，争谋夺策，各怀鬼胎，于帝星极为不利！”

葛洪又道：“那其艳光掩盖太微帝星之十五星群，又主何者？当主何兆？”

何兰花道：“十五星即轩辕十五星，状如飞腾黄龙，轩辕星群之中，靠前最高最艳之星，乃主女即皇后之星，其旁小星，则为侍

御皇后之御女星；轩辕十五星皆发艳光，又直射太微帝星，掩其光华，令其晦暗，甚至摇晃不定，乃主后宫诸女直犯外廷，且其力强大，足以掩盖及摇撼帝星也！按此推断，则唐朝宫廷，必行将有一甚惊人剧变矣！”

葛洪吃惊道：“如此惊人剧变，可有杀戮之事？”

何兰花微叹口气道：“不但有惊人惨酷杀戮，甚至祸延天下千百万苍生呢！”

葛洪大惊道：“为甚如此？”

何兰花沉吟道：“吾师当年已然揭示，天下行将有《天机血煞》降临，而此血煞牵涉唐李与隋杨的恩怨纠缠，隐含惨酷大报复血煞之象，如今乃唐李的天下，引起血煞之机，只怕乃隋杨的一脉无疑，又隋杨一脉，岂会放过唐李血脉？惨酷杀戮之下，必惹发唐李血脉的抗争，刀光一起，则天下苍生必首当其冲，岂能幸免！哎，天兆已现，血煞也行将应验，天下只怕从此无宁日矣！”

葛洪一听，不由倒抽一口冷气，喃喃的道：“当日九天玄女曾判断，葛老儿及李铁拐等辈中人，皆须于此《天机血煞》中历劫，这血煞牵涉两大帝皇血脉，必极惨酷，老天，葛老儿难道便不可避之则吉，溜之乎吗？”

何兰花不由微笑道：“若能任由人置身事外，便并非天机演行中的血煞大劫数了！例如葛伯伯你便必定不能避之则吉，甚至你此时已被牵扯入此血煞劫数中矣！”

葛洪一听，却哈哈笑道：“幸而葛老头有缘结识你玄机姑娘，因此万事先洞悉天机，既知山有虎，难道还会向此虎山行吗？不行！不行！葛老儿决不向此虎山行便可矣！”

何兰花见葛洪说得斩钉截铁，神态决然之极，不由呵呵一笑道：“葛伯伯自然可以不向此虎山行，也自然可以避之则吉，溜之乎也，但避则避了，溜也溜了，只是心绪难于安宁，为那大疑惑终

日不安，忧忧憾憾，于道行根基大受伤害，只怕比历血煞之劫为害更大呢！”

葛洪一听，作声不得，好一会才侧头笑道：“兰花姑娘，你怎知我心绪不宁？心中疑惑？忧忧憾憾？你是我葛老头肚中的蛔虫吗？”

何兰花笑道：“其一，葛伯伯口硬心软，你既知此《天机血煞》为祸甚大，天下苍生受其荼毒，你岂忍坐视不理？其二，你左眉跳，右眉动，左眉为罗猴，右眉为计都；左眉跳主心如猴跃，按捺不住；右眉动主心有所惑，委决不下，极欲探索；由此亦足可判断，葛伯伯必定大感疑惑，那直犯帝星的轩辕后星，到底乃主人间何人？凭其后宫之力，如何可以摇撼灼灼帝星？而因此故啊！就算葛伯伯避之千里，溜回增城罗浮葛仙洞，心惑所困之下，亦必终究难于隐伏，而不得不重出江湖，探索其中奥秘；而若一探索啊，便即置身于此血煞劫数中矣！”

葛洪一听，不由怔了怔，这才苦笑道：“玄机姑娘啊玄机姑娘，这天地乾坤万物，到底有甚是你不知道的？你所知的，比我肚子中的虫儿犹胜十倍呢！”

何兰花淡然一笑道：“葛伯伯不必惊奇，其实何兰花乃据师门人间道绝学而判断罢了！而其中尚有迷惑之处，例如那直犯帝星的轩辕后星，到底是世上何人？现于何处？如何施为？这三大疑点，连我亦未敢遂下判断呢！”

葛洪不由叹了口气道：“葛老儿的确急欲知悉，那直犯帝星的轩辕后星是谁，但连九天秘笈使者的传人亦难下判断，这惊天奥秘如何破解？若不能破解，葛老儿只怕便闷也闷死了，还谈什么去历劫？”

何兰花微一沉吟，便断然道：“兰花虽因功力所限，未可判断全盘，但天象异兆已现，人间必有所应验，只要我等以济世救民

为本旨，不畏艰险，努力探索，必可洞悉此天机奥秘……”何兰花一顿，忽地娇呼一声道：“葛伯伯！走啊！”

葛洪奇道：“兰花姑娘急着上哪里？”

何兰花道：“唐都长安城啊！”

葛洪道：“为甚千不去万不去，偏去唐都长安？”

何兰花微笑道：“葛伯伯不是迷惑于轩辕后星如何侵犯太微帝星吗？那轩辕后星及太微帝星，人间所主应之人，当在何处？”

葛洪笑道：“那自然是在人间之国都内啦！咦？长安既是唐朝之都，这轩辕后星和太微帝星，所感应之人，岂非皆聚于长安城中吗？这唐都长安城的确是去不可了……走啊！”

何兰花见葛洪忽地急切起来，不由呵呵一笑道：“葛伯伯不是一片野心都被白云锁住，九重迷惑休教丹凤衔来吗？不再避之则吉，溜之乎了吗？”

葛洪涎脸笑道：“哎呀我的玄机姑娘，你千揭万揭，莫在此节骨眼上揭我葛老儿的疮疤好不好？葛老儿虽然为避劫数，准备溜之乎也，但那终日心绪不宁、疑疑惑惑、提心吊胆的日子，比历那劫数更难过，既然如此，葛老儿惟有舍命跟随玄机姑娘，死活也先探明这惊天奥秘再说也！”

何兰花一听，不由微叹口气道：“《天机血煞》已感应于天象，天象主感应世上万物，两者互为感应，昭然揭示，人间一场惊天劫数已势不可免了！不但是葛伯伯你难逃此劫，按天象所示，此劫牵连甚广，宫廷内外、异人方士、江湖三教九流、天下苍生，只怕亦无一可以幸免！此乃天机大势之所趋，受此牵动之人，又岂能逃避？”

葛洪一听，已不再犹豫，决然的道：“惊天劫数便惊天劫数吧，怕它什么？走啊！犹豫什么？”

何兰花微感奇怪道：“葛伯伯为何忽然如此慷慨激昂？”

葛洪笑道：“历劫而死，胜于迷惑而亡也！况且明放着有一代玄机侠女导引探索，必定不致逆天机而动，如此虽然历劫，总比盲冲乱撞的胜算多了！这千载良机，你以为葛老儿会不抓紧吗？”

何兰花一听，心中不由一动，暗道：师傅当日已喻示，日后我何兰花将成导引此天机演行，以及逆转的领袖人物，当时我尚感好笑，小小娃娃儿，怎可领袖群雄？不料如今天兆先呈现于我眼前，先行探索乃势所必然，如此被卷入此“天机血煞”漩涡，导其演行，再加逆转，已是身不由己，势不可免了！师傅果然不愧为九天秘笈使者，数十年的天机大势，竟洞察得如此透彻！

何兰花心念电转，也不再犹豫，打定主意，决心先行查清“轩辕后星侵犯太微帝星”的天象异兆，其于人间之所应何人，然后再因势利导，促其演行，并加逆转。何兰花向葛洪含笑道：“既然如此，葛伯伯，那就先行走一遭唐都长安城吧！”

葛洪应声而起，两人如光似电，向西岳华山西面的唐都长安疾射而去。

唐都长安城郊感恩寺内，武荷花此时已接了唐高宗李治的密旨，即日进宫，先于密室蓄发，再正式册立为昭仪贵妃。接了这道密旨，感恩寺的住持怀清艳尼，以及怀清艳尼的表弟冯小宝，一面是惊奇，另一面却也为武荷花欢喜。

冯小宝向怀清艳尼惊奇道：“表姐判断荷花姐乃大富大贵之命，此点似已有朕兆应验了，但那所判的帝星之运，却不知如何考证？”

怀清艳尼微笑道：“荷花妹大格已成，必应验不爽矣！如今奉旨返宫，他日荣华富贵，只是莫忘了吾等密友姐妹啊！”

武荷花此时却眉头紧皱，盯着冯小宝，悄声对怀清艳尼道：“宫中宠幸，早已预料必来，并不稀奇；只是与冯郎日夕相处，如胶似漆，好不快活，如何舍得分离？且冯郎玉树临风，貌胜潘安，

为了我等三人，弄得他削发为僧，教我如何心安？”

怀清艳尼道：“荷花妹不必为此伤感，冯郎也绝不会因此怨怼，而且荷花妹虽身入宫中，凭冯郎的功夫，出入宫中易如反掌，只要荷花妹愿意，你与冯郎，不是也可随时相会吗？”

冯小宝道：“不错，荷花姐！小宝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妻儿，不思上进，只欲于温柔乡中长伴，今日有幸相逢，又蒙表姐分爱，又获小喜姐成全，我等四人，四位一体，已密不可分，小宝心甘情愿，长作三位姐姐裙下之臣，却何来遗憾怨怼，日后只要荷花姐相召，小宝保证随传随到，决不误期！”

武荷花一听，心中不由一动，暗道：怀清姐有鬼神莫测之能，精于神算之术，小宝也武艺超群，再加上侄儿武三思，合三人之力，控制宫中侍卫，易如反掌，届时行事方便多了！她这般思忖，便沉吟道：“冯郎所言甚是，难得你如此明理，荷花日后于朝中谋得好处，决不负你等便是……只是宫禁森严，来往出入传讯不便，得想个联络的妙法才好行事。”

冯小宝一听，忽地笑道：“听说长安城中有一座白马寺，乃朝廷御封之寺，寺中住持身份等同国师；荷花姐进宫之后，请那皇帝赏一个白马寺住持给我冯某当当，与宫廷近在咫尺，来往传讯岂非极方便吗？”

怀清艳尼一听，亦点点头道：“不错，冯郎此话甚有道理，按荷花妹之运格，不但限于昭仪贵妃，大有皇后之份，甚至连一统山河的帝皇亦可企及，如此大贵之格，自然会有意料不到的凶险，单凭荷花妹一人之力，恐难善对，若得白马寺为大本营，由我和冯郎踞镇，小喜妹作来往通传，则宫内宫外之事，我等便可了如指掌，互相配合，不难成其大事矣！”

武荷花一听，欣然道：“怀清姐智计过人，不愧为荷花的宫廷军师，日后当有倚仗之处，但望鼎力相助，荷花大事成之日，必不

忘你等匡助之功。”

怀清艳尼、冯小宝、小喜等三人一听，亦异口同声道：“我等与荷花妹四位一体，情胜姐妹，自当舍命相扶，助荷花妹成大事也。”

当下四人密议妥当，眼看已近五更天了，朝廷派来的太监亦快来接人，武荷花只好收拾准备，她临别时，即席脱了一件贴身的汗衫赠与冯小宝，不舍的道：“冯郎见衣如见荷花，但望不日即于宫中相见。”

冯小宝接过武荷花的汗衫，但闻一股香如荷花的气味直冲脑际，心中不由一荡，动情的誓道：“荷花姐待我之情，决不敢忘，小宝就算粉身碎骨，亦要助荷花姐成大事便了。”

武荷花又与怀清艳尼话别，到五更天刚过，宫中派出的车驾果然已来到感恩寺。武荷花不敢再犹豫逗留，当下登上车驾，随太监返长安皇城宫中去了。小喜是武荷花的贴身侍婢，自然随武荷花同返宫中。

武荷花与小喜，被接入宫中，悄悄于密室静养，待秀发重长，唐高宗李治，急不可待的潜入武荷花和小喜的密室。

一别两年，李治与武荷花重逢，但见武荷花更为明艳，武荷花见李治突然闯进，正欲行礼叩拜，李治已急不可待，伸手便把武荷花拥入怀中，抚着她新长的秀发，叹道：“与卿一别两年，想煞朕了！若非光头不吉利，早就欲与卿相会矣！天幸卿的秀发，当日为朕而落，今日又为朕而长，与卿共续前缘。”

武荷花在感恩寺的两年中，不但内力大增，且武功亦已达高手之列，更领略了冯小宝这等内力精湛男子的“功夫”，对李治这位懦弱皇帝已失了兴趣，而且凭她此时的功力，要杀李治，简直易如反掌，但她深知自己绝不可轻举妄动，她欲成大事，实现儿时那“则天圣母”的雄心壮志，便势必得借助李治这块奇佳的踏

脚石不可。

武荷花心念电转，立刻便把浑身的劲力散去，变成一位婀娜多姿的女子，反手亦把李治紧紧抱住，悲声道：“当日一别，只道来世方能相会，今晚乍睹圣颜，臣妾这是置身于梦中吗？”

李治但见武荷花柔情一片，又异常热烈，他的心几乎被融化了，想起当日与武荷花幽会的种种妙趣，李治又一阵酥软，他当即决然的道：“过了今晚，明朝早朝，朕便传旨，封爱卿为昭仪贵妃娘娘吧！”

武荷花自然知道，李治此时已册立了王皇后以及萧淑妃，自己这昭仪贵妃，排名定位，自然在王皇后和萧淑妃之后，但她何等聪慧，深知李治此时封她为昭仪贵妃，已是他对她的极大宠爱了，因为自己毕竟是前朝的武才人。武荷花心念电转，当下连忙跪下，与小喜一道，向李治谢恩，使李治以后不能改口反悔。

这一晚，唐高宗李治便在武荷花与小喜静养的密室中，欢乐了一整晚。武荷花此时的内力已可收放自如，她便故意施展三分内力，在床上取悦李治，加上小喜这侍婢的从旁助兴，直弄得李治恍如置身仙境，此时他但觉得，只要武荷花能长伴在他身边，那什么江山朝廷，也大可舍弃于九霄云外了！

第二天早朝，李治果然向群臣宣示，即日封武荷花为昭仪贵妃，此时群臣中以李治的亲舅父长孙无忌为重臣，手握朝政大权，他虽然觉得李治这位亲外甥有点胡闹，立前朝的武才人为妃，但他初登皇位，必须立威，不便反对，便只好默认了。

长孙无忌不加异议，朝臣中又有谁敢反对？因此李治圣旨既下，殿上百官便响起一片恭喜祝贺的颂拜声。

武荷花的昭仪贵妃身份便从此确定下来了。武荷花贵为贵妃娘娘，自然不用“武荷花”这个乳名了，从此她便被称为“武昭仪”。“武媚娘”是李世民赐的名，而“武则天”是武荷花日后自起

的“圣名”，因此“武荷花”、“武媚娘”、“武昭仪”、“武则天”四大名字，其实同一人称，不过是随武荷花的身份地位不同而改变罢了。

武昭仪既被立为贵妃娘娘，大受唐高宗李治的宠爱，原来正争风吃醋的王皇后和萧淑妃，感到自己的地位大受威胁，便化干戈为玉帛，两个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武昭仪。

永徽三年(公元六百五十二年)七月，后宫刘氏所生的唐高宗李治的长子李忠被立为太子。

因为此时武昭仪怀孕消息亦从后宫中传了出来，因此并无所出的王皇后大感惊恐。

由王皇后的舅父中书令柳释出主意，抢先立李忠为太子，杜绝日后武昭仪生子争太子位的冀望。

王皇后觉得此事对自己有利，便同意柳释之计，于是，柳释便联同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韩瑗、于志宁等几位宰相，联合奏奏唐高宗。唐高宗李治素来懦弱无能，眼见此事由朝中重臣联合提出，他哪敢反对？当下便毫不犹豫答应立李忠为太子。

柳释、王皇后又拉拢张行成、高季辅、宇文节等，于太子东宫兼任官职，实际上是由朝中各大重臣，组成了保护太子的最强而有力的行政班子。

所有的宰相，除李绩外，全部成了太子李忠的保护人。而李绩，原名徐世绩，字懋功(茂公)，便是精于风水寻龙之法，曾与李靖一道，助唐太宗李世民成帝业的唐朝大功臣徐茂公。他此时官至司空(即宰相)，地位显赫，为甚他没有加入“太子”之谋？这在当时是一大谜案，但假如熟悉李绩(徐茂公)的人，就知他曾得异人昆仑奴、张青奴之助，精于风水寻龙之法，便不难明白徐茂公的用意了。

徐茂公为甚拒不加入“太子”之谋？这在下文自有详述。

长孙无忌当时却是操纵外廷的托孤大臣，任太上国舅，朝中的军政大权，几乎由他一手控制。同时长孙无忌与西魏大将军王思政同属一个名为“关中贵族”的集团，王皇后即王思政的孙女，为了本身集团的利益，长孙无忌自然极力维护王皇后，拥立王皇后收认为子的庶子李忠为太子了。

半年后，武昭仪生了她与唐高宗李治的第一个儿子李弘，但武昭仪并没有在此时发难，只是默默的在后宫讨唐高宗李治的欢心，并在第二年为唐高宗李治生下第二个孩子，可惜却是一位女婴。

但两年后，即永徽五年（公元六百五十四年）六月，王皇后的舅父柳释，突然上书请解政事，唐高宗李治敕准罢相。

柳释的罢相，意味着武昭仪的宏图大计，拉开序幕了。

武昭仪利用唐高宗李治的手，除去王皇后的舅父柳释后，她的下一个目标自然是王皇后本人了。“皇后”是武昭仪欲当“则天圣母”宏图大计的起点，这是她非要得到不可的，但王皇后是唐李关陇望族之女，与朝中重臣同一阵营，武昭仪要取王皇后之位代之，谈何容易？

不过，天下事在武昭仪的眼中，根本就没有一个“难”及“不能”的字儿。

恰好此时武昭仪为唐高宗李治生下第二个孩子，但却是一位女婴，女婴容貌秀美，酷似武昭仪自己，因此虽然是女儿，却极得唐高宗李治的宠爱，坚决要留女婴于昭仪宫，由武昭仪亲自照料。

王皇后听说武昭仪生下一女，容貌秀丽，酷似武昭仪，极得唐高宗的宠爱，便亲赴昭仪宫探视女婴。王皇后一来是好奇，暗道莫非又生了一位武昭仪？二来是迎合唐高宗的欢心，因此她不能不亲赴昭仪宫。